

我的爱如此麻辣，不是辛辣。

麻辣是悠长低回的爱，

日复一日，

光阴温润了这份深情。

人与人的相识相遇，都是因缘聚合。

缘分是永不流逝的飨宴，我们适逢其会。

我的爱 如此麻辣

张小娴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014036389

I247.5
3078-2

'''

我的爱 如此麻辣

张小娴 著



I247.5
3078-2



北航

C1715752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1-0620

本书经清河文化事业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中国大陆中文简体字版本，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爱如此麻辣/张小娴著.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4

ISBN 978-7-5302-1351-3

I. ①我…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25783号

我的爱如此麻辣

WODE AI RUCI MALA

张小娴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 址：www.bph.com.cn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

*

850毫米×1168毫米 32开本 6.75印张 100千字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02-1351-3

定价：25.00元

质量监督电话：010-58572393

内地版序

悠长低回的爱

《我的爱如此麻辣》去年夏天先后在香港、台湾和新马上市，经过漫长的冬天，终于可以跟内地的读者见面，正好应验了小说里的大姊熊猫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四川话：“冬天已经来寡了，春天在哪个塌塌啊？”是的，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同一句话，可以是充满希望的，也可以使人伤感，就好像看来只属于寒冬的麻辣锅，一年到头都可以吃出不同的风味。爱情是不是也像吃麻辣锅？爱的极爱，不爱的连碰都不肯碰。我也曾以为自己不爱吃麻辣锅，只因为头一次在台北吃的那个不合我的口味。许多年后，我在成都鼓

起勇气再吃一次，才发现它原来不是记忆中那么麻那么辣。而今我爱上它了。

这些年来，麻辣锅不是一直也在那儿吗？我有许多机会可以吃，却总是不愿意去尝试，总以为自己永远不可能会喜欢上它。这多么像小说里的夏如星？亲情和爱情，当失去了，阴阳永隔、天各一方，她才发现有一份爱一直在她身边，等待她去珍惜和提取。

读者看到《我的爱如此麻辣》这个书名时，难免会联想到一个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可是，假如你爱吃麻辣锅，你会同意，好吃的麻辣锅不是又麻又辣，让你一边吃一边掉眼泪，不停擦汗，舌头也早已经发麻，根本尝不出那是什么味道。好吃的麻辣锅，锅底就像一瓶醇厚的陈年红酒，它蕴含着幽微的感情，迂回曲折，难以捉摸，不是使人酩酊大醉，而是微醺了你的感官。我的爱如此麻辣，不是辛辣。麻辣是悠长低回的爱，日复一日，光阴温润了这份深情。我想告诉你的，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爱情难道只能用眼泪和复杂的东西去换取吗？我们总是渴求轰轰烈烈的爱，直到伤痕累累，才明白单纯踏实的美好。

这部小说缘起于一只麻辣锅，也是我头一次把三个地方的女孩子放在同一个故事里。父亲猝逝，来自四川、台湾和香港的素未谋面的三姊妹同心合力挽救父亲留下的麻辣火锅店。同父异母的姊妹，成长和生活的背景完全不一样，却还是有許多相似的地方，有許多可以分享的酸甜苦辣。大姊熊猫选择了一段安稳的关系和一个对她死心塌地、言听计从的男人，她深信这才是她的归宿，没有波澜，却也不会流泪。二姊旺旺爱的是一个跟她约好了将来在台东海边开一家民宿、过寻常日子、相依相伴到老的男人，她相信，爱，美在约定。三妹夏如星在父亲死后才找到自己的梦想与自信，也是在她找到自信之后，才知道自己爱的是谁。她爱的，原来是她一直以为没可能的李浩山。这份爱，从小到大羞涩地等待着她的呼唤，直到失望了，才幽幽地远走他方。

在这部小说里，书信体是说故事的方式，也是故事本身。李浩山把自己放逐到遥远的非洲大陆，就像一头受伤的动物躲进洞穴里疗伤。为了静静地疗伤，他狠心断绝了一切现代的通讯工具。如星提起笔写信给浩山，像是写信给一个很久没见的老朋友那么自然，一开始是因为孤独、悲伤和对他的

歉疚，结果却写出了奇妙的感觉来。这份感觉是她从来不敢去碰触的。而他，以为跑那么远了，见不着，也就能够忘记她，却原来根本就没有把她放下。这两个人隔着万水千山，才终于在长达一年半的通信里真正谈起恋爱。写信多么古老，却也是绵长的。那一问一答，信来信往的期待、盼望、甜蜜与告白，竟胜过了往日无数寒暑的相聚。曾经咫尺，却像天涯；而今天涯，却像咫尺。

故事里，三姊妹一同许愿，如星要旺旺将来在台东海边那家民宿的院子里为她种一棵橘子树，等到橘子熟了，那就可以拿来做橘子果酱。她答应会做给浩山尝尝。可是，等到橘子树开花的时候，她也许已经不在了。她在信里问浩山，到底有没有永远？后来她明白，是有的，也是没有的。那么，有没有不散的筵席？是有的，也是没有的。

如星在信里跟浩山说：“是你用爱来度我。”浩山在信里说：“缘分是永不流逝的飧宴。”美食是天伦之乐，也是男女之欢；爱情不是往往也从餐桌开始吗？我们摆下了这场筵席，有否尽欢？离去时是不是会依依不舍憋住热泪微笑回眸？

所爱的，终将离散，没有人能活到下辈子。这辈子，是

谁用爱来度我？我们是不是一直都等待这个人出现？唯愿你
生命中也有这个人。

张小娴

二〇一一年三月十日

目录



内地版序 悠长低回的爱	1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
二〇〇八年一月七日	9
二〇〇八年一月十五日	16
二〇〇八年一月十九日	22
二〇〇八年一月二十七日	29
二〇〇八年二月三日	39
二〇〇八年二月六日	49
二〇〇八年二月十四日	56
二〇〇八年二月二十四日	63
二〇〇八年三月七日	69
二〇〇八年三月二十日	74
二〇〇八年四月十二日	80
二〇〇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89
二〇〇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94
二〇〇八年六月十六日	103
二〇〇八年七月三日	108



二〇〇八年七月二十日	113
二〇〇八年八月十五日	117
二〇〇八年八月三十日	121
二〇〇八年九月一日	126
二〇〇八年九月二十日	128
二〇〇八年十月五日	132
二〇〇八年十月二十八日	137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141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144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147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三十日	148
二〇〇九年一月十五日	149
二〇〇九年一月二十三日	150
二〇〇九年二月十四日	151
二〇〇九年三月二日	153
二〇〇九年三月十九日	155
二〇〇九年四月二日	157
二〇〇九年六月二十日	159



二〇〇九年六月三十日	162
二〇〇九年七月二日	164
二〇〇九年七月十日	167
二〇〇九年七月二十二日	169
二〇〇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173
二〇〇九年八月七日	175
二〇〇九年八月十二日	177
二〇〇九年八月二日	179
二〇〇九年八月十八日	181
二〇〇九年八月十八日	183
二〇〇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185
二〇〇九年八月三十日	187
二〇〇九年九月三日	188
二〇〇九年九月十二日	190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193
后记	197

浩山：

这一刻，你会不会皱着眉头，心里觉得很奇怪，从来不信的我，为什么竟会在你离开一年之后拿起笔写信给你？

你现在离我有十万八千里远吧？还是更远？这些信，要是没寄出去的话，写给你，也就是写给我自己。

距离那么远，任凭我的想象力多么丰富，你去的那个非洲小国始终有点不真实，给你写信，就好像我是躺在非洲蛮荒的大片草原上，跟你两个人，像我们小时候，也像从前一样，无拘无束，无边无际地说着话，分享着彼此的秘密，然后，也许只记得那些秘密，却忘了大部分说过的话。直到许多年后的一天，尽管我们已经各散东西，想起当时的对话，我们还是微笑或是沉思。

可是，假使这一切到头来只是我一个人在唱独角戏，你没回信，那我只好猜想你已经不幸成为狮子腹中的大餐或是

给非洲食人族吃掉（我不知道哪样更惨？）。你永远收不到我的信，而不是你再也不想跟我有何瓜葛。（虽然我能够理解你的理由。你实在有一千个理由不再理我。）

我是不是又在自我安慰了？还是你正在心里咕哝：

“她这个人还真够无赖，她一直都是个无赖。”

怎么都好，写信给一个断绝了一切现代通讯工具的人，本来就有点像自说自话的吧？

五个月前，父亲离开了。

那时候，我绝对没法想象我可以这样平静地告诉你，甚至还能够坐在这里跟你说笑。

出事的那一天，火锅店午夜打烊之后，他一如往常地徒步回家。回家的寂静的路上，这个世上最爱我的、陪伴了我二十四年的男人孤零零地昏倒在路边，从此没有再醒过来。

等我见到他的时候，是在医院的太平间，苍白的身躯上覆着一件灰蓝色的旧夹克，那是他中午离家时穿的，左边脸颊的淤伤是昏倒时造成的。

我到现在还是不能相信他离开了我。他才只有五十九岁，外貌看上去要比他的年纪年轻许多，虽然个子不高，却也英

俊潇洒。呵呵，我是不是有点恋父？可惜，我的眼睛、鼻子和嘴巴全都不像他，没他长得好看。遗传这东西真会作弄人啊！

父亲是死于脑部一个像气泡般微小的血管瘤破裂。这个病，事前毫无征兆，在短短一瞬间就可以夺走一个人的生命。我可怜的父亲根本不知道他脑袋里长了一个随时会把他炸掉的小气泡。后来，我常常想，那个充血的气泡“破”的一声破裂的时候，也许就像粉红香槟里飘散的幻灭的泡沫，那么美丽，谁又会想到它是来谋杀你的？

我母亲爱死粉红香槟了。我喝的第一口酒就是它。那年我九岁，父母让我自己捧着一只冰凉的长脚杯尝尝那酒的滋味。瞧瞧他们到底怎么当父母的？竟然让一个小女孩喝酒而不是橘子汁。

等我长大到可以喝酒的时候，我老是拿这件事情来埋怨我的父亲虐待我，我们父女俩偶尔会在吃饭时开一瓶“酩悦”粉红香槟，喝着酒，纪念我早逝的母亲。

但是，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想喝它了。

七月底那个尘烟漫漫的星期四，父亲被放到一口墓穴里，

工人在他身上覆盖厚厚的泥土，把他埋骨在他妻子身畔。我的父母以这种形式长相厮守。从那天起，我彻底成为一个孤儿。

那天的烈日晒得我头昏昏，我穿在身上的丧服、我的皮肤、我的头发、我的眼睛，全都被汗水湿透。你一定在想，我这个爱哭鬼当时肯定哭得死去活来吧？你是不是也在为我和我父亲掉眼泪？他是那样喜欢你。

我没哭，我很气他把我丢下。他为什么不好好给我活着？至少也该为我活到一百岁。

我是那样无情，冷静得超乎我自己想象。那时候，我最不想听到的就是别人的安慰，那些了无新意的安慰，在我十岁那年已经听得太多了。谁又能够体会我的感受？我骄傲地拒绝他们的怜悯，宁可摆出一副坚强的模样。

离开墓地，来送葬的父亲的朋友跟我和店里的伙计们坐上一辆车子，车子驶下蜿蜒曲折的山路，开往酒家。在那儿，我们吃了一顿沉默无声的午饭。那是生者与亡者永远的道别，也象征送葬的人洗净身上的尘灰。

为什么就连死亡也离不开吃？这种时候，谁还会想吃东西？

要是有一天我死了，看到有谁在我刚刚下葬后就开怀大嚼，我铁定会回来扒了他们的皮。

从酒家出来，牛仔哥、猪仔哥和番薯哥他们几个一直走在我身后，等着我说些什么，却又害怕不小心说错话触痛了我。

“明天见。”我回头跟他们说。

可我不知道，没有了父亲的火锅店，又能够做些什么？

父亲死前的两个星期，我刚刚辞去旅行社的工作。让火锅店继续开门营业，只是因为我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要是日子可以一直拖延下去，我不想去想明天会怎样。除了家里，那是我唯一可以去的地方。我无法一个人待在家里。

每天大部分时间，我把自己关在父亲平日用来办公的狭小的食物储存间里，直到夜深，我独个儿回到家里，喝点酒，然后把自己扔上床，希望明天醒来发现这一切只是一场梦。

八月的那个午夜，店里所有人都下班了，我打开食物储存间的木门看出去，火锅店的玻璃大门从外面关上，他们离开时为我留了一盏灯。夜晚深沉宁静，我溜了一眼这家只有十张桌子的老铺，突然发现，它已经有些憔悴，就像一个少

年在不知不觉间成了灰发苍苍的中年人。墙壁和地砖的颜色依旧温暖，那盏从高高的天花板悬垂下来的吊灯依旧迷人。可是，火锅店永远不会跟以前一样了。

食物储存间那一排贴墙的货架上，麻油酱醋、干货和罐头、花椒、辣椒、料酒、黄酒跟各种香料药材整齐排列。你还记得放在这儿的那只沉甸甸的陶瓮吗？它差不多变成古董了。瓮里头装的是火锅的底料，那是父亲的宝贝。每次拨开瓮的封口，就会散发出一股浓烈的麻香、辣香和药材香草混杂的味道。这些底料，冬天生意好的时候，他每隔两三个星期就要煮一大锅。

我毫无睡意，试着动手整理父亲那张散满东西的木头办公桌，可是，我很快就发现这样做毫无意义，他已经不会回来了。

随后，我拉开木头办公桌的每个抽屉看看，无意间看到一沓厚厚的账簿。

我从最上面的一本账簿开始看，这些账簿像是他的札记，夹杂一些早已泛黄的发票、单据、剪报、食谱、某人的名片，银行月结单或是无意义的纸条。